



53种离别

一种自我教育

53 kinds of Separation

Self Education

HONG YING

虹影

著

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
等他自己情愿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53种离别
一种自我教育

虹影 著

53 Kinds of Separation
Self Education

HONG YING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53种离别 / 虹影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6
ISBN 978-7-5399-6236-8

I. ①5… II. ①虹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4176号

书 名	53种离别
作 者	虹 影
选题策划	小 北
图书监制	祁定江
责任编辑	刘 佳 王一冰
特约编辑	刘鹏飞 朱永锋
装帧设计	友 雅
版式设计	新兴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1/32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8.25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6236-8
定 价	32.0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有一本书写着一个人的过去，那太完美的过去，总难与今生相连。我在茫茫的夜里，把一个个梦留给那本书，闭上眼睛，想象我的身影如猫一样在夜里来回走，仿佛在象棋格里穿越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

家里有一个格子双人沙发床，产自丹麦，客人留宿时打开，平日收起。有了孩子后，就一直打开，她睡在上面。她是个包打听，说这床好舒服，在哪买的？为何而买？

我说以前外婆来北京，给她买的。

孩子很高兴，是外婆睡的呀，那是什么时候？

我说记不清。真的记不清，好像是2001年左右，是一个夏天。二姐两口子陪伴母亲来北京。

那个夏天，一个人孤独的生活被打破，母亲要来这件事，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准备，添了些椅子餐具和两个空调。又去买了床上用品和毛巾等物品。

母亲来了，只是老了一点，人很精神，我很高兴。我的厨房被二姐夫接管，由着他做各种吃的，我呢，关在自己的卧室写一

个长篇。

我很少与母亲交谈，她也一样。我总听见客厅外二姐与她在说话，都是家常。

二姐两口子陪母亲去了故宫，可能还有王府井。

我没有问，只是听她们说。

住了一段时间，我买了卧铺票，三个人坐火车回重庆。

现在回忆这些，我能确认没有去火车站接他们，也没有去送他们。那么母亲如何想？他们坐了几天火车来北京，一路上如何？回去呢？

为何我没有去陪母亲好好看看北京，也没有一次陪他们去餐馆吃饭，没给母亲做她喜欢吃的饭？

等等，有一次，我陪她去雍和宫烧香，我俩坐在宫里一张木凳上说了一会儿话，但也没有说到彼此的问题，那些长年困扰着母亲和我的痛苦，我们心啊，就像两粒微尘轻拂过彼此，一眨眼就没了。

有一次母亲来我的卧室用卫生间。我问她为何不用外面那一个，她说这个好用。我说两个一样。

母亲再也未用过我的卫生间了。母亲是试着与我说话，可是我的内心拒绝了。

每回我回重庆看她，若不是住旅馆，在家，肯定和她睡一床。在北京我自己的家，为何我就没和她睡一床？这样母亲就不

必和二姐睡那格子沙发床，二姐夫也不必搭地铺。

好些细节，深究起来，记忆里完全是一片空白，有的话也是模糊不全。我在那段时期，一定遇到了好些想不起来的问题，内心悲伤挣扎得厉害，缺失得无形无魂，我一定在某种伤害或失去中迷失掉了自己。

可以肯定，那时我一定是患了不轻的自闭症，要与眼前的世界分离，甚至母亲，我最亲最亲的人在眼前，我也要分离。

母亲在去世前，我都没有机会说到自己的痛苦，她的痛苦。似乎是我回重庆少了，住家少了，我甚至也不关心自己，到最后我如飞蛾扑火，整个人死掉。死掉后才发现这个世界的存在，才发现母亲已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不能像童年那样期待她回家，也不能像童年那样全身心渴望得到她的爱抚和注意，哪怕她冷漠的目光，或狠下心来惩罚我跪在搓衣板上。

母亲一心一意要让我自己面对过去所有的伤疤，她说这样才能往前，才能长大。

我长大了，在一次又一次缝起那些痛苦和别离的伤疤中，勇敢地转过脸。让你们看。

1	之 一	忠县	64	之 十 五	新加坡
15	之 二	星星闪烁	75	之 十 六	少女
19	之 三	父亲	78	之 十 七	夜蝴蝶
24	之 四	十二岁	81	之 十 八	单眼皮
28	之 五	红色笔记本	84	之 十 九	两分钟就好
32	之 六	1095天	88	之 二 十	冯涅格特
35	之 七	做梦人	91	之 二 十 一	爪哇
40	之 八	珂赛特	95	之 二 十 二	粉丝
43	之 九	北京	99	之 二 十 三	保罗
47	之 十	大姐与二姐	102	之 二 十 四	埃莱娜
50	之 十 一	亲爱的人	106	之 二 十 五	旅馆
53	之 十 二	女孩	109	之 二 十 六	楼梯
56	之 十 三	岛国	113	之 二 十 七	朋友
60	之 十 四	英语教师	116	之 二 十 八	舞台

目
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121 | 之二十九 | 另一个女人 | 175 | 之四十三 | 千岛国 |
| 126 | 之三十 | 火车 | 177 | 之四十四 | 西尔姆山 |
| 130 | 之三十一 | 灵山 | 180 | 之四十五 | 老城墙 |
| 134 | 之三十二 | 诗人 | 182 | 之四十六 | 插花女 |
| 141 | 之三十三 | 阿多米 | 186 | 之四十七 | 不明身份 |
| 149 | 之三十四 | 忧郁症 | 188 | 之四十八 | 弗里达 |
| 151 | 之三十五 | 威尼斯 | 191 | 之四十九 | 沧浪之约 |
| 154 | 之三十六 | 上海 | 196 | 之五十 | 少年 |
| 159 | 之三十七 | 爱美者 | 206 | 之五十一 | 水库 |
| 162 | 之三十八 | 姐姐 | 208 | 之五十二 | 马耳他 |
| 166 | 之三十九 | 爱情 | 215 | 之五十三 | 香港 |
| 169 | 之四十 | 夜市 | | | |
| 171 | 之四十一 | 雅加达 | 235 | 代后记 | 但愿有一天 |
| 173 | 之四十二 | 尼泊尔 | | | |

忠 县

之
一

我六岁时，连狗都嫌，黄皮寡脸，头发稀得打不起一个辫子。头脑迟钝得连过路收破烂的老头都惊奇。最后，母亲也失望了，左看右看都嫌我多余。大姐是“文革”前的老知青，趁“文革”武斗闹腾无人管，从三峡巫山农村回家，住了一阵子。不知为什么事与母亲大吵一顿，发狠说是要回乡下去。果然第二天她在收拾行李，说是行李，也不过是将家里她看得上的家什拿走。

那是个星期天，母亲在堂屋里闷坐了好久，突然对大姐说，你要走，那就顺路把六六带回我的老家忠县吧。

后来我才明白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她一直尝试着把

我送人，一直未成功，正巧大姐回家了，试试我能否讨乡下哪个亲戚喜欢，算是对我降格以求。母亲没有告诉我她的阴谋，但是我感觉到她不要我，因此对离开这家好不好，也全然不当一回事。

那个春末，天气已经暖和了，我跟着大姐坐轮船。那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母亲一直把我们送到江边轮渡口。她的样子很漠然，我不理母亲，大姐也没好脸色。母亲掉头走得很快，大姐拉着我的手走得更快，上渡船过江，然后再去转大轮船。

记得坐的是底舱，铁板地面，机器隆隆，与许多担扁担背东西的人挤在一块。到忠县县城，已是深夜。大姐说已经晚了，最便宜的旅馆我们两人付一个统铺位，花那钱也不值。结果她费了好多口舌，被允许在码头趸船上的凳子上过一夜。我们两人挤在一起，搭了件衣服凑合着到天亮。然后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坐第一班长途汽车，再赶山路，看着长江在眼前不断地消失，又不断地出现，一直到我腻透了任何风景，才听到村子里的狗吠乱叫，大姐说到了。

大姐把我送到忠县乡下，住了两夜自己就回巫山去了。那时我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在长江边，离得近，大姐会来看我，后来会查地图了才知道很远，她就是把我一个人撂下来狠心走了。大姐当知青那地方，就是著名的巫县小三峡。她

落户的地方就是后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昌古镇。

母亲的家乡关口有个石寨，在大坡石梯的山丘上，石头砌的，没人说得清是什么时候的建筑。老人说起明清时就有了，说是张献忠打到过这儿，蛮族女将秦良玉把关，杀得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，攻守相持不下。石寨就是秦良玉山寨的岗亭，全由整块大青石而筑，但年久风化，石顶全坍了，前院的石缝里生满野草。村子里用来开露天群众大会或晒粮食什么的，墙沿四角立了不少草人，草人手里还塞了一把芭蕉扇，风一吹，扇子就动，吓唬来偷吃粮食的麻雀。这古老的石寨，在村口池塘边，透过树枝就望得见，算是这个“关口”村的历史见证。后来我恨这地方的一些人，就认为他们都是反动分子秦良玉的后人；再后来我恨这地方的那些人，就觉得他们应当是张献忠手下的屠夫留的种。

我先在大舅家落脚，大姐嫁给了大舅的大儿子，大舅同时也是大姐的公公，大舅妈在大饥荒中饿死，大舅一直未娶，他们生有三儿一女。二舅与大舅家的两间平瓦房连在一起，各有草屋和搭的猪圈，猪圈边就是茅房，几根树桩钉在一起，四周是竹篱笆。

我的到来，让这个一向平静的寨子掀起波澜，整个村

子的人都来到大舅门前看城里的“小姐”是什么样。这里几乎没有从大城市来的亲戚，倒是有人出去过，比如我母亲当年逃婚，一出去就不再回来。这儿的人到了非出去不可时，那也是天垮下来的绝境，如果数一下村里去过大城市的人，那就是我这两个舅舅，他们在我出生前，抬着重病快死的母亲，也就是我外婆去重庆交给我母亲，送到了就赶快回转。

那些看稀奇的村里人失望极了：屋子里站着一个小女孩，满头黄毛，眼睛充满恐惧，而且半天都不说一句话，也没有笑脸，穿得几乎和他们一样破旧。也拿不出任何礼包，连农村人走亲戚，都要带自家做的麻花或红糖。可我什么也没有带，母亲只想把我从她身边赶走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些细节。那些人很快就散了。当晚我和小姐姐一起睡。

有一天幺姨来关口接我，她离得比较近，翻过两座山越过三条溪沟就到了。幺姨长得不像母亲，五官较小，眯眯眼，个子也小。她没有儿女，丈夫在煤矿挖煤，经济情况比舅舅们好一些，可是她天天提心吊胆，害怕丈夫被炸死，因为这小煤矿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生塌方、瓦斯爆炸事件，死人是经营小煤矿预算的一部分。

幺姨坐下没一会儿，拉着我的手就落泪，我没有办法让她停，就跟着她哭，我哭的是自己被重庆城里的母亲抛弃，

一辈子就留在这偏远的农村。我一哭，么姨就停住哭，带我到小河沟去捉螃蟹。

那天遇见一条大花蛇，我吓坏了，么姨竟和那蛇对视，而且拾了一颗石子，抛上半空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那蛇身子伸得很高，但费劲地弯过脑袋去看那石子，最后整个身体垮倒在地上，一溜烟不见了。我从惊吓中缓过劲来，问么姨怎么一回事。她说，遇见那种蛇，就要比高矮，若抛出的石子高到连蛇抬起头都看不见，蛇就会饶了我们。

我在么姨那儿住了很久，有天表姨来么姨家，说是有事耽搁，不然早就来接我了。她生得白净，不像风吹日晒的农妇，头发在脑后绾得整整齐齐，穿得也干净。总之，我当时一下就被她的端正模样吸引住了。么姨舍不得我走，但表姨态度很坚决，说以前我母亲在乡下时与她最要好，现在母亲把她的么姑娘送到乡下来，能不管吗？不过她们在屋里商量了一天，最后达成协议，我先去她那里，然后再回来。

表姨那儿很远，在长江边的丰都鬼城附近。我们走了一天山路，她走路不快，因为她说小时家里对她期望太高，要嫁个好人家，就缠了脚。她实在受不了，就悄悄放脚，被家里发现，狠狠打了一顿，重新缠脚，但又被她放了。这么折腾过几次，那双脚就不成样子了。我们一路说着话，等到她家天就黑尽了。表姨是第一个打开我话匣子的人，她喜欢问

我，我也喜欢问她，关于重庆城里的事，她最感兴趣。

她说很后悔，当初应该跟我母亲一起跑到重庆，哪怕做纱妹，也比在农村强。

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呢？

她说有些东西丢不下。

问她什么东西。她笑笑，说你是小娃儿，你不懂，有一天你懂了，表姨再讲给你听。

表姨爹已经做好玉米稀饭等我们。比起其他亲戚，表姨家的房子最像模像样：石头房子，屋顶很高，其实就是一个旧时碉堡。解放那阵分田分地时，那个石房子里炸死的国民党士兵太多，邪气太重，没人敢要，就分给了她家。此后，她遇到来村里做石匠的表姨爹，他被招做上门女婿。

表姨告诉我这个故事，说她自己八字大，压得住邪。她的话我相信。在重庆南岸家里的阁楼上，我总看见一个白衣女鬼，家里三个姐姐也都看见过，只是我见到次数最多，所以最有理由害怕。可是在这小石屋里，一次也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也没有听到什么怪声音，看来只要阳气足，鬼屋不是个坏地方。

表姨门前有一棵李子树，我来没几天，这棵李子树就开满花朵。记得天天爬到李树上，远远看表姨爹从村口那个山道回家来，肩上扛着一个布袋，里面是锤头、钻子、剁斧之

类的工具，他们抱养了一个孤儿，比我大五岁。十一岁就跟被村里全劳力一样下田。

生产队队部的院子在一个洼地。我们站在山坡上就看得见。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动员表姨去斗地主。表姨说，地主和他的老婆不是土改时已经被枪毙了吗？我不跟魂斗。

生产队长说，不是老地主，是少爷。附近的知青说是国家要搞的。那些知青都跟我大姐一样，是在“文革”前就到农村去的，这么些年生活寡淡无味，终于轮到“革命”的机会了。

少爷？解放那阵子他才四岁，斗他？表姨说。

生产队长说，你以前在他家当过丫环，你最知道他家怎么欺压我们穷人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斗。

队长走后，表姨很难过。她说，地主一家子对她不错，再说那少爷就是小时看见父亲被敲了沙罐毙掉，吓得半死，变成神经病了。

表姨在家装病，被队长狠狠骂了一顿，不过也拿她没办法，她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出身。

我那天跑下山坡去，队部的院子热热闹闹，天井和堂屋里站着人，坡上也坐了不少人，拖儿带女的。那个地主的少爷被押上来，一个瘦高个青年，衣服又破又脏，头发长得不男不女，但一脸漠然。别人骂他，他笑；别人数他罪状，他

笑；有知青上台阶去扇他耳光，他也笑。直到后来把他斗垮在地上，才算收场。

我跑回屋里对表姨讲那里发生的一切。表姨说，我就知道会这样，这个孩子活不长，老天爷，观世音菩萨，行个好吧，让他平安吧！她的样子非常伤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
有一次表姨爹说是要带我去一个工地，那儿差石匠，而且离鬼城冥府不远。他一早带上我，我就在工地等他做完事。然后他带我往街上走。他指着山顶那些若隐若现的房子说，那是阴间地府，凡是人死了，都到那里报到，做善事的升天或投个好人家，做恶事的，得下地狱下油锅，受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我很害怕，却又有些向往。那条铺了青石块的街，两边全是一两层的房子，往山上走的小路真是鬼气森森。但是爬了一半山，表姨爹忽然改变主意，不带我上去，说小孩子看了不好，女孩子看了更不好。

我不敢反对。

下山后，街上摆出小摊，都点起油灯，卖煮熟的红辣子鸡块，说是鸡避邪。他买了一个鸡头，叫我立即就吃。然后拉着我的手就走，说赶快，趁天还未黑，若天黑了，街上不会有人，全闭门闭窗。表姨爹带我搭了一艘船，是